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二百六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孫起鵬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二百六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荅胡元瑞

一郵卒自西南來者得足下書累紙紙累數百千言見懐五言十律讀鄙集七言千律他雜詩三卷生不覩鉅

麗之觀久矣何幸於足下見之而又身當之耶始者見家弟與曹甥子念稱足下巳又見殷無美稱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橫藝苑中自于鱗外鮮所畏顧獨畏足下與李本寧耳本寧文筆峭峻而指奇新能出人表足下宏放奔逸若飛黃躡景頃刻千里而步驟操縱有度不至負嚙決之累詩格調高秀聲響宏朗而入字入事皆古雅家弟畏之固當即令僕整幟而遇前茅不亦三舍哉而自庚午辱與本寧之尊人方伯公游其明年辱

與本寧通其又二年癸酉辱與足下尊人少叅公游其又明年辱與本寧游而於足下尚未有通也誠不意足下之過知僕若是足下謂詩文騷賦雖用本相通而體裁區別獨造有之兼詣則鮮又謂精思者陋而簡於辭博識者濫而滯於筆篤古則廢今趣今則遠古斯語也誠學士之鴻裁而秇林之匠斧也亡論目前足下執是以程昔之人而且難之顧獨過舉以歸僕則豈僕所敢當哉記僕初游燕中僅踰冠與于鱗輩倡和時妄意一

策名執死不至終作吳地白眼兒足矣既稍有知識私心所慕好雖不能如執事所謂亦畧近之而中間三十年來數起數躓官中刀筆十之三家門宗戚大小十之六幽憂病苦又時錯之加以不幸負逋籍之好膏油之晷多奪而奉杯勺以故不獲盡究其力於學生平所撰述既不能自裁割彙為一帙偶失數卷徬徨廢寢適鄖中有餘梓以不携家有餘俸稍為鋟鏤置之家塾用備遺失而已不謂露其醜於足下而足下復好之也以足

下才雖過於稱僕而晢於論學乃爾僕尚何所道勉旃深造自得而已才騁則御之以格格定則通之以變氣揚則沈之使實節促則潽之使和非謂足下所少而進之進僕所偶得者而已本寧前有一信至荅之極鹵莽行將錄一通寄彼也詩不能盡和聊成二律四絶少酧來𧶽廣文先生彭稚修者故是足下同盟計日相與下上張令以惠文彈治㘣氏豪彼中士論云何有便指示為幸

又

喻蘭溪人來得足下手書及絲葛之貺念我深矣新詩朗朗詠之令人神王僕初擬八月入茅屋三時清齋與比丘道人共行逕已授産兒輩生平所好古典籍法墨名畫之類悉不留阿堵中文字結習與生平故人亦不免一刺獨足下未識面為恨耳信如來札所諭有叔夜千里駕尚當於團焦穴一竇對語信宿也仙師化在旦夕世外之冗遂不減塵中不克覼縷外芙蓉幄一項戈

扇二握庶足下帷帳明月懐袖微風若與不佞相晤也諗方校讐宋太史詩此公亦何幸然不免令足下神瞀耳一笑

又

兩日前奉師龕入覲未暇尋三田主人僅擬息肩華胥以蘇病骨而足下所成曇陽登真篇已及令人兩腋習習有飛動意又家弟西猋似不以一學使為重得足下六篇重耳氣色髙華真足撲太華三芙蓉挹掰中沆瀣

近亡論李本寧不知仲默于鱗前亦有之否僕老矣擬辦兩青鞋作西歸津梁計不意中道為易遷宫所要然玄關一竅大較非異足下仙材也能有意捐夙障從我游乎

又

每念海内才子如兄辱推挹以為確然國士如兄而至令不獲一見寧非缺陷世界也以書及詩授子念南而失之復以詩及書授子念北而又失之古所謂萬里比

鄰者獨於兄乎不然何也玆舍弟之江右復以扇詩及書幣往葢三易矣八月間當削迹遯世得亡與兄竟為神交之人哉有叔夜千里駕幸蚤圖之至望

又

足下聚書三萬卷插架不減鄴侯日枕席坐卧其中世間事無足上眉尖胸次者以僕所見當今博洽士陳晦伯可稱無二然不無書簏之恨楊用修頗以綴屬稱而踈鹵百出黠檢不堪自李獻吉戒人讀書當令此道彌

厄海内故不乏雋流纔一篇一叶有味便厭薄六代以還即晉唐諸史高閣束之矧其餘者自分此生已矣何意晚歲從少年中得足下家弟每嘖嘖足下過目不忘髫丱時讀書幾與身等今已學亡不窺浸浸有雄視百代意而獨稍降心於僕噫足下故劉子政張茂先輩也僕非其人詎敢當對谿一棹何日來東傾筐倒庋與足下連床作十日語望之望之

又

嚮者一月内所致兩書悉達其見寄五言律十章近作數種俱領教足下詩大抵格調高古音節鴻鬯目中所見自屠青浦外鮮偶者即老將非十萬卒憑堅城當之未易支也唯歌行洶洶不無才多之慮小加裁損乃愜中耳僕年事轉暮日求蔵身挫名而不可得綺語作障不減追逋所尤可恨以此身付齒舌以此日耗酧酢念奇人如足下非一促膝晤言寓托千古亦鈌陷世界也㪺無奚有父喪恐偕計便亦須入弔之當掃弇園片石

以俟舍弟將入覲可同行否尊公在滇想自佳外拙詩二章書扇頭請正曹子念亦足下意中士也因其謁永嘉王使君聊爾相聞不一

又

喻蘭溪邦相人來辱長箋見誨副以衣履新詩種種啟之如龍泉太阿乍出匣霜風肅然不能矘盻僕遂得見懐及游仙十二章即異日跨一蹇游芙蓉城出槖裝以驕毛偎翁張洪崖先生不亦大幸哉弟僕之此舉正為

挫名避思朝夕焚埽萁小懺綺語宿憯耳而過爲賢豪長者描飾之又動迦葉定中蹈舞習恐終成墮落奈何奈何所命緣蘿館集序足下方如日升川盈豈僕一語所能定僕亦何自破筆研戒以世人理待足下而足下意似不可已且慮後世有兩奇不相值之歎故勉而命筆僕於交游少所推僅于鱗耳有足下于鱗不爲死也氣色高華聲調爽俊而縱横跳跋有揮斥八極凌厲千古意僕三十年中所接如足下真耳目中無兩所望者

思西京未雕之質平原才多之戒而已邦相無一毫俗吏態游覽倡和令人慨想臨川之美足可紙貴見除目尊君已復故物第碧鷄萬里不虞初平年作石耶一笑一笑新暑未劇加飡自愛

又

辱損致全集瓌奇雄麗變幻縱横真足推倒一世僕嚮為足下作序僅覩計偕岩棲二種中諸體尚未備故未以西京建安相朂今讀卧游諸作古詩樂府已深入漢

人壺與平處尚可馳騖公幹仲宣不知曹氏兄弟為何
如耳歌行如贈汪司馬等篇才思滚滚不減信陽而送
沈純父七百言氣骨錚錚並馳壯地尤為當行近體自
是當世所推于鱗外首稱獨步可也僕老境何幸獲此
大觀使旋附致不一

又

生平交友垂盡何意鑿坏之日復接海内賢豪如足下
於愿足矣恨肺病方深不能竟所傾吐然與足下神交

十餘年彼此郵筒所致肝膈底裡亡不具陳所少者惟一面耳今足下儼然而命千里之駕且云以僕故勉為公車一出即握手片言固賢於十年衆也以僕而覯足下詩必大家文必名家第體氣清羸宜稍節泛酹馳騖之作四十以後必須講求出世住世學問僕今未有所得不能相告也欲作魏茂權太常書亦以病不果夜來囁嚅一律為餞而方寸冲冲迄未能就俟兒子北上致之

又

久不見奇男子得足下一顧遂愈頭風屬其時尚惙惙不獲大傾倒為恨雖然針芥相投固不在爾頃也足下河東賦久已就吹嘘上天此其際矣縱公車令不爾而以場屋相困出囊底亦足了之知無落夾也華陽碣石間四方豪儁雲集足下便為登壇大帥中興諸將建節亡若岳侯之年少者艷羨艷羨倘小畢經生業障結伍制軍約束旗鼓弘正嘉隆之業自此而三宇宙間一大快

也鞭弭中原遂有人否以報老夫屬兒子扗上手筆記存不一

又

僕有書附舍弟去而足下書附喻令之使來計其日不相遠昔人所謂神交信非偶矣計舍弟與二賢登高釃酒賦詩一時之盛弟坐中不無少一人否僕於世故一切抹撥不顧與賢豪相接八月閉關雖謦欬不落人耳矣如何如何初暑愁霖强飯自愛不一

又

得手札以家弟一歸為快暮年兄弟差獲聚首誠如所言僕既舉體皆凡事渠亦方治老農老圃業何敢上希皇民伯仲也陽春館之作必須了此而後焚筆研弟輿不易發何如必欲役丹元子為之有所未敢也一笑

又

損致新刻真如山陰道上雪後行令人應接不暇惟謬以鄙言冠之不免佛頭拋糞耳僕於足下非不極傾嚮

而氣吃詞屑不足以發近郤爽興爲足下作得陽春館廿絶句或可贖兹序罪耳久已付子念不謂尚作殷洪喬使還附致不一

又

使者來伏承尊甫先生杖履無恙足下日夷雒親側爲樂不可言山房清燕門無雜賓日坐臥四部書中游目千秋恣意萬卷孝標士深殆難爲前加以春秋甚富稍益歲年震旦中將遂無竹素可窺者柰何僕嘗謂弘嘉

之際諸公執業亡不斐然惟博綜一途寥寥絶響僅一
楊用修而訛戾坌出餘益下風恐遂成國朝大缺陷今
既得元瑞不虞此矣宇宙鴻業將來足下一人望之朂
之僕老矣師丹多忘沈約耄昏何能以五鹿之角岳岳
公前也尊翁先生傳據足下原草點定成篇不能於意
外描寫如太史之傳萬石君班椽之傳龔渤海緣邇來
小有証驗方在斥慮憚於吮毫耳蹄槖種種拜領勿笑
老饕邇信陽王内翰致古銅缶一自言得之冢中貯水

加列希世珍也昔人云異物須歸異人僕得之無所用
聊以侑柬不宣

又

張幼于來致足下哭家弟七言律十六章及寄僕五言
律十六章高華雄㫏整栗沈深而用事用意變幻百出
描寫如生可謂當代絶倡豈直今人不能為即古人未
易也僕嘗謂元瑞詩紀律森嚴則岳武穆多多益善則
韓淮陰至年少登壇寓内風靡非太原公子不足當之

家弟生平所推轂僅于鱗與吾元瑞今已矣人琴俱亡不勝感慟宜足下過於用情方圖梓其遺集幸為作一敘毋忘鄙言

又

僕故有埶苑巵言是四十前未定之書于鱗嘗謂中多俊語英雄欺人意似不滿僕亦服之弟渠所棄取却未盡快人意得足下詩藪則古今談埶家盡廢矣方對客草草不一

又

僕於文章本不能入玄解而謬為諸賢所誘輕於操管生與人齒吻偕晚途學道又不能守綺語戒輕於操管乃至上累師真下累良友老衰無味姓名復螫人齒吻方欲搏頰啃指以自懲創而足下更誘之不已豈必欲盟車我耶足下所與論隲千載前後誠雋語僕尚稱病未能四詩歌之喜氣浸淫滿大宅尺牘樂府擬古霍然而起屣及於窐皇矣急取維摩不二法門作小轉首乃

得解始知闥婆奏樂迦葉定中起舞非虛事也十九首最難言離之則廋落節前輩俱所不免合之則廋捧心于鱗亦微用為累足下加之矣唯在更刓鋒巧露其質木而已陽春館額并十六詠僕不能叓猶其間亦須受足下一寄但日來已斷苦思俟其自來毋為日可也足下麈尾恐不能佳偶得一柄奉佐談津不一不一

又

山中良晤殆匪偶然別後時時於松竹葱蒨間輒念風

雅而嬾放杜門不能得嚴江之棹通咫尺問衰病殘人不堪筆研新正朔日於大士前誓斷此緣然尚矻矻了殘歲逋而除命兩至雖寒灰無復火念而上辭疏草辭啟無益竿尺日有三四往返殊令人厭苦柰何柰何弇園勝賞奄有一時豪傑真足千古諸賢怯於先鳴得郢雪倡之不虞寡和矣二酉山房日與作者揖遜念之神王見委記係歲前面許必不敢負弟小寛我俟興至即命筆也藏書目序非不感兄見推亦寧無標榜之畏幸

且秘之去歲已作得末五子篇令錄上亦用心賞心期可也助甫中丞近有書至意服兄而甚易長卿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二語甚有味尊公長者而推兄之愛勤勤不已過庭之餘為我道謝不一

又

家人自處州歸者得足下手書具悉此曹子忌足下大似蜉蝣撼樹若僕則逃名之不暇而暇惜雌黄之口乎哉浙中一同人傳足下非常者初亦為駭然既而諗其

妄也僕今年六十死人口者不知其幾而竟無恙然後來必須一實也呵呵漳南顏生踰三千里而來謁其文慕古而未達詩則遠矣無以酧之令謁足下為小加鑪錘可也

又

足下書凡三及矣其寄示詩藪者又再矣始而胡運副來時值大暑病河魚且哭亡弟無虛晷一行見客即為客所困流汗送迎襬襶報謁凌晨出門薄暮始歸歸不

暇問食且踞虎子委頓欲絶矣以故於胡君處欲作一詩送之不能其作足下報書尤不能盡報足下書非可據案立就故也後得一書知以詩藪序為急第三書亦如之足下於詩縁世定格縁格定品以故秩然經緯而至於本性之情窮極窈眇因常究變曲盡劇刷昔人所謂上下三千年縱横一萬里前無古人後無繼者殆非虛也足下意以此序非僕不可僕生平不自愛其文即三家之社如君家釘鉸者亦且應之而令得遂以㕙語

為詩藪前驅豈非至幸極快雖然兄說之盡矣何所復贅且足下於有明作者雖極為假借以彰一代之盛然猶不盡惜雌黄而至僕獨過垂飾奬幾遂超何李之乘許及亡弟亦在鴈行竊懼世人之笑我以我互相標榜也雖然僕豈敢以拙而避足下之工又豈敢以嫌而孤足下之望旦夕必須一搦管露其醜穢足下病稍間即脱稿上記室也今年長夏如坐熾鑪中悼逝憂生荼苦百緒而東南操觚之客無不以詩為贄噫吁亦盛矣大

抵膺響粗備精理不足且廟堂之上往往諱言此事伯玉不登啟事明卿永絶薦剡本寧厭厭苫塊長卿茂吴逐逐衣食他遂無一振者大抵諸君亦微有以取之然何至使清朝右文之意如掃也此當有任其責者足下自愛公車之事當與兒輩共之不朽大業則唯足下是寄僕旦暮人耳無能為矣尊公萬福聞老蚌生珠甚為慰心事然須顧惜蚌胎兩英物當益長成相見未期北望悵然不一不一

又

前得足下書始能一報荅然謂公車已至長楊邸故付郵筒寄之豚兒所昨忽覩蒼頭接足下黷澹片紙乃知扶病抵瓜洲病益甚日啜粥不盡一器甚為懸情及覽書辭見托作傳且謂病恐不可起須此文而瞑酸楚宛篤使人腸寸寸折雖然足下年未强仕虛恬少欲何恙不已而遽至此劇也恐拂病者意敬為作傳且馳一介相慰問足下自愛勉進匕箸鷄首且南歸見二尊人頻

色美稚子暢其憂思行且愈矣詩數少遲當為草序足下不朽大業已就天下萬世知有胡元瑞矣壽夭窮達一付之度外達磨惠能黃蘗趙州語不可輕放過也雅貺祇領足下至此尚能為故人衣食念乎薄意附侑不一

黎吏部 故人惟敬子

貞自丙子納節丘壑自放戊寅再辱無意人世因獲方外之證屏處蝸廬交游盡廢雖以公之清標令望如威

鳳祥麟世所快覩而貞托在世契之末既無緜一奉清塵又不獲通咫尺之問惟是尊公長者辱在肺腑殘歲尚蒙記存并隸筆三字煥若神明五月從家弟所得歐楨伯虞部寄朱王孫刻所撰夢記齒及不穀方以為奇而跋尾則云三日而逝真夢楹之奠矣尊公文彩藝能操行標格大率與吾吳文待詔伯仲詩並祿位過之壽則少讓此老有芙蓉城消息矣寧能不日望尊公作寮宷也貞亦善病病輒羸削草一奠章數倦數乙都不成

語然而脫稿久矣鱗羽為虞適得戚少保便附上副以
瓣香布素幸為奉之几筵尊公全集曾付梓人否刻成
見寄一部以留吾子孫也

沈嘉則

昨有姑布生求謁顧冲庵托足下先容貪欲得足下信
為發數行計已達矣比從朱君所得累紙文義燦然且
以僕所草拙序為謝而以朱君傳為托竊自惟一念之
誤落攔語障筆研受役垂老矻矻不休深自厭之而不

能脱也乃於足下故所願為執鞭者即有所讃述恨其未盡何鄭重乃爾曹君文亦須撰無但足下紹介即其人長者而著作多爾雅不至令我曲筆也弟舍弟初歸人事波及甫解襏襫即勇杯勺脱稿須在中秋夜不免更煩蒼頭一來耳所示佳章領誨弁海鰕之貺以佐酒即當念足下耳薄物附忱不一

又

自僕入圜後少能與客相聞然至如足下故不受客例

也厨人擾擾當是王宗伯烹露葵燒筍蕨作賓頭盧供耳質明而一蒼頭以足下刺進即馳訊家弟所艦首西矣得書知復出甬計旦夕過由拳能與長卿偕訪否威明雖善稱病寧為趙壹此間苦竹不深必不至作張鷹有把臂入林而已言路伎倆漸窮猥用宗伯塞白遂謗及靈真僕齒牙餘涊也復何足道正憂此曹生作善星比丘耳子念迫桂玉不免遠游張将軍詩為兜鍪揜郤埋之豐城非足下誰為出之餘不多及

又

昨冬偕戚少保與足下高會時覺奕奕神王春時聞足下歲杪舉一雄又嗣得一雌不勝喜躍男子長貧不為害所不可缺者此事耳足下以何日過吳中當浮大白相稱快也甬中人來齮齕屠長卿至不可聞聞足下以大義持之因而牴牾大厦拉擺非一木所支朋友中不可無此段事徐吳江入臺矣偶便附此容修賀不一

周公瑕

昨有數行及先師像紬綿捧去不得報言恐去力浮沈耳黄庭内景校讐頗精計足下欣然便為捉筆兩藏妙典及近代名手幾滿一簏箱獨少壓卷者異日欲結蓝珠宫一大縁勿謂道人習氣未除也𠉀承叔寳猶在人間而不能握管意興敗盡梅花屋兩日當甚佳翠禽啁啾惱足下清夢莫更又以為萼緑華否

又

得教具悉念存之切公築室避喧數十里外春日如小

年風氣清淑於綠陰紅雨中焚香燕坐乘輿對鄧尉山色美筆寫黄庭貽王元美故人間第一快事何緣似一葉舟兀兀了此私所未解勿謂僕以貪心作挑鬬語迫促能事也吴君誠佳士其如得之晚何月來避客苦竹以公書勉見之僅落穆數語而别耳殊無以慰其意也

又

僕自昨秋冬時感霜露小恙耳而為鄉里應酧所困病羸削至春三月而始知就醫六月病瘧三日良已又七

日食微不能謹右腹掣痛如直塘所苦且作汗五日良
已則腹羸削今大有起色矣弟不遇枚叔發陳琳檄耳
肖甫昨有一札云伯玉已至錢唐而不相及以為恨一
得代則呼青雀相尾訪我弇中將使我投杖而曲躍乎
令得公札信然公念我至又推食食我弟果餌過豈不
無破山人例也中秋後先月色佳甚明聖之會公與伯
玉作趙武屈到而羣詩人捧盤敦以從誠大奇事足下
所言坐罵者何人雖然此湖久為絲竹粉黛所溷何異

武安侯第令其主者戚大將軍部曲耳尚不敢望田丞相焉能使坐客無灌夫也公有意於偕肖甫伯玉而過我弇園目界雖小根脚自大一觴一咏足令公肺腑楚楚也昨伯起集成刻僕所草序而煩公大筆如白鹿皮薦蒼璧愧不可言中有三誤字已報伯起改訂之矣餘不一

張幼于

新涼方有高陽客日跌宕杯斝間而使者持古阿羅漢

像至幾欲下拜以米汁供之即日逃禪室成可移奉矣新集見委商定不佞何能為役第竊窺足下此番識解比舊殊異百尺竿頭上一步人也五七言近體皆佳而七言尤自錚錚態度都雅音徽清嫩時造真境七言古絕似高岑而間有費力處押仄韻少操吴音諸銘玄思古調得周家三昧雜文齊梁而上能以東京之質欒之不作近代歌頭曲尾祭文甚藻奇而押韻亦不免操吴音此或白璧之小瑕也更似宜撰五言古一二章壓卷

端何如見傳戴仲德雖經且駭且惜得無為厠鬼所引耶不然非有魏齊之迫豈以一公子難見而遽授首也然此子自謂相法星命不能過三年有一瞽者云戴君內恕耳恐不能過一年其術何神也蔡孝廉既許西館便當來贄迎之半月後可發汎彭蠡登匡廬亦何异洞庭家山水也弇園泉石殢人縱除目下得一小鎮當不以此地易之姜司成汪司馬故是廟廊之器豈闕僕菰蘆人耶足下自壓我輩胸次耳

又

得書及明卿分韻四章者佳而排律尤整麗諗且買舟詣白下就明卿何必減郭生之於年叔子也僕自入覲來足跡不能一出城獨以送伯玉肖甫至清洋口而止與明卿蟬緩夜乃抵王龍橋宿歸不免就佛前懺悔何能作吳閶游也子與遺集為其門人汪生郭生所佚諸詩及尺牘祭文之類可四五卷遠不作李長吉近不作康德涵而遘負心漢乃爾宜與足下相倡酧之有所失

也石湖名勝當與游人共之昔固非足下有今亦豈徐氏物異日質之范致能當相與拊掌大笑足下見僕弇園記跋否一切勘破人人摶沙事事嚼蠟耳新茗拜貺

附謝

又

僕業已得請專一壑矣即不敢希補劓之隙成一家言或庶幾抱卵之工小遂所慕而城居與囂塵接衣裾厲集殆無已時不擾擾墨逋則徵逐書郵以故匿跡舊里

幸有苦竹畒許剪茅其陽長日宴坐一室如土狗木鷄日進三盌糜佐少鹽蔬晚酌亦不過一二合使餘綫息而已不謂尚存故人齒錄娓娓慰借隱囊綦履覺竟陵之餉子皙尚為侈也所云百谷以數行見排耳報語不中噭書又拙惡不足換羊肉如何家弟不免復罣世網與足下相對時當不言酒食阿奐苦衣宗伯見寄一疏草為御史觧難故自超如姜司寇二君子出必有以自見不至作僕泯泯腐草雖然饑而食則甘之如不饑者

雖匆㴝亦嚼蠟耳足下既時時相親亦聞其臭息否

張伯起

昨以不能具主禮又不獲展三載契濶以是歉然足下大雅故當不置方寸也金吾舉體金吾司空滿口司空雖見慣者不能不嘔噦乃恐使叔度周旋其閒乎僕近驅兒子出復竄入襯中而尚不免竿尺之累二尺蒲團面生衣矣佳集尚未及盡展俟家弟自松陵歸即付之若穠秾之道必不敢作隅歲逋也次君得一會南陽朱

邸父子皆才人其子子厚尤可念也仰止足下甚亦有以慰藉之否

又

殘歲受役貴客却作朱修之面孔不能與足下旗鼓相當葢至今猶恨之吴中如足下不肯就公車文子䮕甫得佐大郡視若敝屣真桐鄉一絲也令長平冠軍里中兒愧死矣春寒甚忽忽擁爐幾與筆研讐近始得舒勉效佳集珠玉之導久不措意工拙既成讀之不知何語

足下為我藏拙可也仲君越游恐不能大快出門十步外無孟嘗信陵不如足下抱膝為佳耳

王百穀

春來數從游客得足下手教旋聞有遺棋之耗所傳非一不敢轉致候問令始悉之蒙示諸篇至古離别令傍人一讀尚堪涕零何況作者項王拔山盖世不能割情虞兮足下此段抑何忍也弟使不唤江郎魘覆水可再收今已矣其斥雌頻竣勿見徐以净名觀處之天女當

自來侍耳孤憤詩曲畫時變見贈之作奕奕有神致未能一一拈讃欲成奉荅奉慰兩章方對客不及下筆少選馳一介報謝却有所致也黄雀名醖拜貺當佐茂世半日拍浮矣辱委畫跋不免汚繭却上

又

僕自東徙於竿牘都㡾然至讀足下一札數行輙用灑然於靈府中下一沆瀣也比益清勝章生稱兩郎君俱游泮甚慰甚慰鄒彦吉眼中安及致此斷斷却盡為家

弟作巢窟不爾何地可着除目耶屠長卿雖過作達第罰作鼓吏必不敢仍操漁陽撾何至遂削籍可嘆可嘆所覩家弟白首見招小暢耳文苑中一叚蒙氣尚未豁天日也足下所稱李本寧固自宜爾楚衣僂行少年固已尾之一着朝士服即攬其袪矣僕在人口過活一世晚始小自由解弢隳褰以了餘日木食草衣覺輕肥之膻後此味願與足下共之聞談思重日駕艇符縱飲吴市槖中裝尚可作萬人供何至如足下云負郭不能半

蘇季子審爾即使日噉脫粟僅堪活七人半耳呵呵

又

扇頭二律精切婉麗於煙霞中作情事語我世尊雖開不二法門不能不為破顏也僕本羊腸服箱欵叚疲極思息借此以逃諸賢不察以為類有小得者每一循省若負芒刺春來多香火客羅雀之門剝啄不已公結語莫種五陵花微旨宛然僕方苦之終須被髮入山耳朱在明云公乃虞及桂玉甚訝之讀五庫書翫古金石丹

青亦足自飽必不至作原思趙壹也吴生誠佳士如來
諭所恨得之晚僕轉從兒曹丐衣食度日貴人竿尺盡
廢何以慰之

又

扶病與公相見惙惙如不能續語公殆季梁我矣别後
漸自能起小輔以藥食覽鏡欣然覺形神復親公知之
當為一快也久旱將雨公所謂圤牖晚凉西山爽氣故
自佳尚未及田家停桔槔濁酒相命計歳功之為親切

也何觀察所致新刻不足言獨僕舊於周氏錄得游山記四鉅册久滯渠架今始歸我恱如見故人矣章生舊携一札書云致李使君者不言是何人令知是觀察即達之矣扇頭絕句附去非敢相誚欲公於方寸中覓普陀落伽真境耳一笑

又

二詩具見風人之致至及屠孟卿則忽戄然憐之與恨政當各半耳僕六時晏坐澹然無營足下嘲我未能遽

焚君苗筆研筆研故當焚但世無士衡以此二物得小延第令生塵若史雲釜可也吴幼安乃能念僕但僕覥顔偷生言及懸弧腸寸寸磔安敢當賀即足下以孤山例訪我雖謝客尚能具濁醪脫粟以待不然者索我東海雲氣中矣

又

自春徂夏得足下書凡十餘紙而不能一荅報緣以足下書紹者一見而目為筌蹄絶去不復顧膏肓之嬾當

亦任之知不謂我薄也邇來賤體頗健但山妻暴感末疾賴盛三從鬼門奪回今尚是牀褥中物瞥見兒女憂悴之狀令人忽忽鮮生趣知足下有意外事處仲終是英雄不與季倫同趣何時過我當以搏沙一覯鎖之令年宗伯用御史言先君子得沾上恩僕可藉手地下附聞不一

又

夏中出門見皂衣人致足下一書及食物二種尋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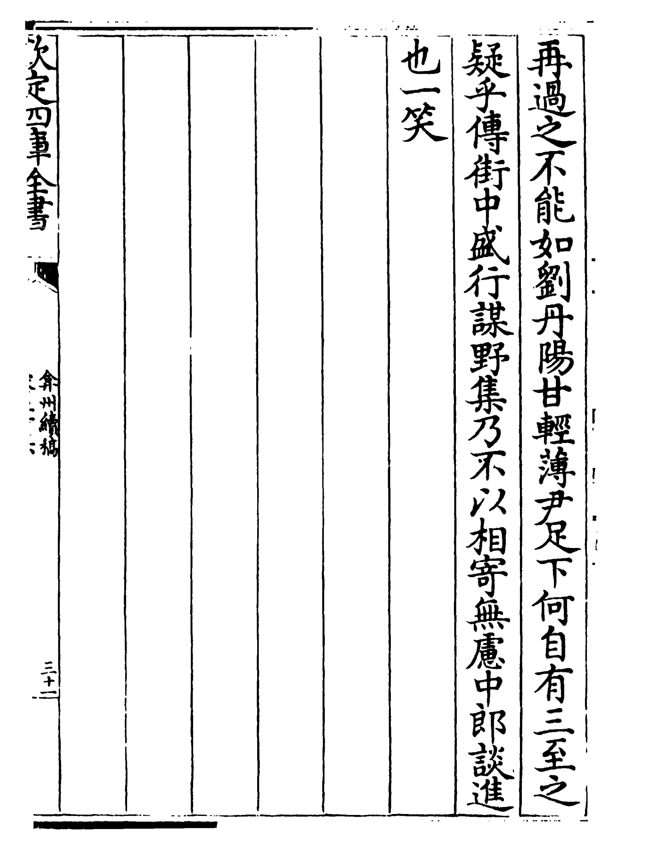
跡之不可得矣聞足下近有微恙旋已勿藥周郎發矣何不汎輕舠出京口指燕磯而上窮秣陵花月之勝乎僕自二月失計别後鶴日就籠檻方欲起冶城之鐵以鑄錯而前閏十九日忽得亡弟訃駭痛絶倒次日遂成疾覺疾轉甚今尚在湯藥間念昨冬賢兄奄逝足下損瘦至不可識認然足下深友于之痛而僕則兼知己之感足下唯傷逝之悲而僕則兼憂生之恨且僕長於亡弟十年矣餘日之幾何乃遘此事痛唯亡弟名行粗立雕

蟲之技著於宇內中歲頗收循吏之績晚節頓悟無生之旨三兒蕲然僅一小者未見頭角耳所恨年不配德位未稱才流唁盈朝含軫同志已矣獨冀得足下一誄或小傳耳僕過聖誕後當上書乞骸歸歸即料理葬事俟行狀脱草方敢踵門拜請茲則未敢也病中欲成一奠語尚不能僅得廿四絶句辭不倫類聊附足下一讀之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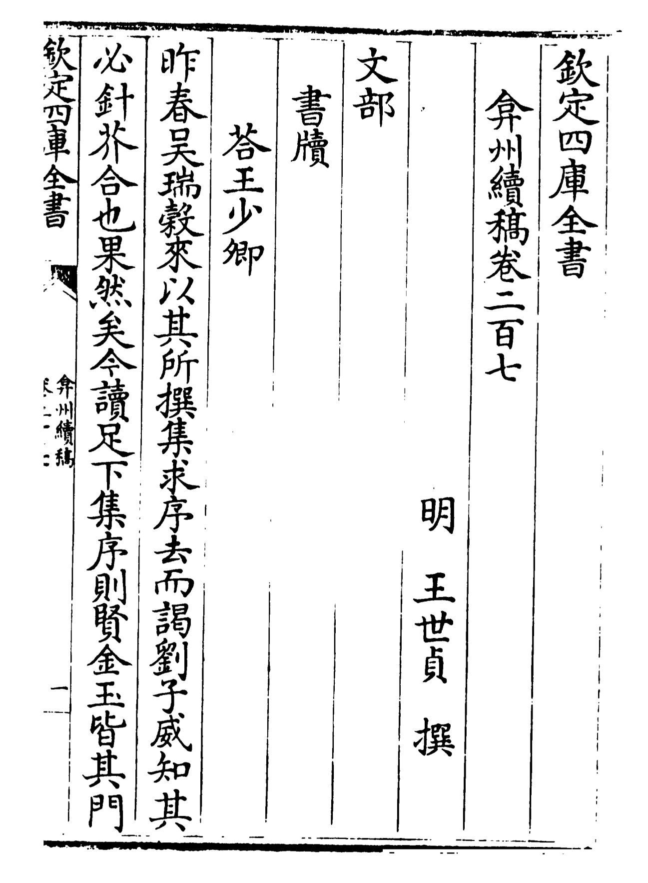
伏枕口授不一

得足下手書知近有霜露之恙旋已平善長卿一賦能腐毫而聘茂陵女宜其消渴也足下倚馬千言故未至損靈府然造物善妬才多以尤物中之幸自消息勿落彼度内僕長於亡弟十年尚鼓棹苦海與鯨鯢作敵耶業上書乞骸骨足下當候我於楓橋烟雨間矣馬叅軍佳人也而未足妬乃亦奪之遺稾蕭然幾無以殮僕亦小效脫驂之賻渠遺言娓娓以志銘見托須足下先狀之故爾談叅軍病卧旅邸大是遼落今似可起矣僕亦



再過之不能如劉丹陽甘輕薄尹足下何自有三至之疑乎傳街中盛行謀野集乃不以相寄無慮中郎談進也一笑

弇州續稿卷二百六



弇州續稿卷二百七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答王少卿

昨春吳瑞穀來以其所撰集求序去而謁劉子威知其必針芥合也果然矣今讀足下集序則賢金玉皆其門

人也而瓣香乃在子威子威序足下集時露嘆唶夫足下於瑞穀有出藍之美於子威有當心之嗜一伯牙而得二鍾期何所復藉不佞而卒收之也足下文追琢太始於聯綴摹寫當推獨步大約古句十四古字十六篇法雖小遜時時叅伍少須於元精真機中更一番陶冶蹊逕應自絕矣僕筆研宿障老未盡袪受役於人無足道者子威人便附此不悉

余中丞

世貞托在宇庇而以習嬾成癖一畚是躭雖日佩威聲沐德澤而竟不能一納履於交戟之下自前者僅修赤牘之後亦不敢以寒暄無益之談博長者德音踈濶之罪復何可逃世貞與三吴諸士民鮮腆不德以致昊天降割淫霖肆毒即以敝州言之花居十之八而流潦所停根莖萎爛其禾稻之在西與崑交界者皆滙為巨浸矣閳門下具疏為民請命不勝感激但聞諸司理來云敝州以稍高阜擬次不知潮長平峅水不即下花之禍

殆甚於水鄉之禾稻也伏惟明公一賜哀憫更有溥計

具別楮幷希照亮

又啓敝郡為二相桑梓之地其受禍之真切與不忍之情尤有甚於僕輩者但自趙司成被詰不無避嫌一念而具疏者獨兩臺恐上意以為常套不相體察自難執請鄙見以為臺下可諭指道府各報水灾使飛章疊上上意必為動或召對或賜問可以情實告即司農亦不能為梗矣僕在湖州分守時與郡之黄守同上疏荷蒙

聖澤所寛卹比之嘉杭三倍此隆慶巳巳年事也全荒者請賑次荒者議蠲若改折及存留寧可使部覆不可此間發端唯臺下裁之餘不敢贅

答穆考功

僕雖以引疾予告而復為世人所跡蝸廬剝啄無巳故徙居深落一切謝絶獨於生平故人如公與闕二三君子時時動方寸盖無何而使者至矣所論皆自肺腑語使我怳然如登暹鴻之臺而被穆如之灑也讀百将

提衡足使兕牟喚醒人人韓白第不令棲岩飲泌之士
思驄觧甚逬𧝎耶公詩律雄渾奇崛所當無前唯小洗
傖氣足使唐人退舍目前無足難也蒲坂餘烈尚能鞭
箠少年作被羽先登今似小屈矣廟堂名為急材而材
如公乃猶在擬議耶前見舉世所推龍門之鑑而尚疑
公太縱横者僕謂行千里而棄赤驥策蹇驢古人所歎
今得無再㦲强飯自愛終不但使唾壺缺也杯斚旣是
恩賜何可脫贈使抱純鉤子母之憶又不敢虛公至意

抵暮呼兒輩三舉每舉僅二分盂已與米汁緣斷故也

嚮托何序緣以徙舍廢書籍久忘之幸賜示已為公畧

破酒戒復當破文戒作數語不然糠粃於百將提衡可

也詢使者知賢子日從事執文甚快適有建昌一宗王

惠松雪齋大士像弇題署皆精絶輟為維摩丈室之供

餘土織將意麾置是荷

又

自石丈之司同與王兵使之在事得再三相問訊嗣後

間者濶焉不謂乃有劉長洲天假之緣以吾丈之書至也盖宛然若面矣弟所草記序小有致若二古詩激亢用壯殊媿大雅吾丈何緣盡登之石陳生筆意可愛但不當下贅某體某體作蛇足耳鐫去之可也刻手與搨工俱佳河壮乃有此三絶吾丈詩賦𫂁𫂁宏麗勒之高臺不與繁叢嘯吹相雄長耶新正卒忽多事不能盡和聊和其奇石歌一章以報來美弟之本末具石丈書中不足滿達者一粲也每讀少陵句世人皆欲殺怪其過

甚今得無類是耶弟𣅜曹子不善妬如吾丈與僕乃當妬其不出耳山園偃息自佳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此弟素尚而乃以為有聲色之奉亦大可笑事也趙選部見念似以二君子推及不然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幸為致聲謝之所喻云云不佞豈敢當三君子鴈行昨聞歙士有選拙詩文與于鱗並傳者止之恐不得也此書成當又增一番側目耳不腆之敬附函不一

又

劉長洲所復拜尊丈手教衣紬之賜及諸石刻種種具
仭見念之深與林居雅況令人躍然起色思御風而登
遲鴻臺也不佞少年齒舌中人也吾丈獨汰羣論而修
飾之使贅菉登於椒蘭之上雖然不佞心跡尚恐吾丈
與東泉丈之未釋然也不佞自束髮以來叨玷仕版持
法骯髒與權邪觸屬先公大故恨不獲從地下然三年
之內何嘗茹葷御室十年之內何嘗具衣冠預讌會近
三十無子先君為置二妾有三子其二妾之一存者今

且老矣房櫳閒然黛粉削跡生平鮮絲竹之嗜藏獲守
先戒無一人曉聲律止是曩昔於蘭若西創一閣安兩
藏經前樹茅舍修竹環之鄉有廢圃餘峰石之類徙置
其後成池中一島小草之日付家僕幹為增築東西二
坡歲益月增水樹橋榭頗稱奇勝生平好古圖籍及諸
書碑刻至脫衣鬻之不惜米汁為累旁及鎗壘此外了
無所涉然家帑用是垂罄兼以原田無歲催科迫急所
愛之物時時入質庫與人共之年及桒榆欲與兒輩築

一居址尚未就而世猥以江東富人與游閑公子見目良可笑也且僕之所繇致毀可指數也其始在楚棘偶得講學諸君不可意事因發策偶及之非謂講學之不宜謂徒講學而不修行之不宜也而一時言路有切齒者矣其後在鄖無事自惜敝帚恐有散佚姑梓之梓而復為二三知己所强遂出之少年腸肥腦滿不能盡持國老之論彈射所及更成戈矛僕嘗偶語門下生未有抵吾州而不游弇州園者然退而致譏者不少矣未

有抵吾州而不需弇州稿者然退而致恨者不少矣業已成矣付之無如何而已杜門一載宴集稀簡流光忽忽每自悵然為七情所傷根器已損不得窺古先生守藏史之藩何暇斷斷鳴其不平特以吾丈與東泉丈知已也丈夫不於不知已人稱屈不得不於知已人求伸二君子苟一信之可以瞑目矣拙詩何幸得與大篇並傳扇頭之句所謂形穢者非虛也和奇石歌押文字乃久字之誤幸正之東泉丈以子病至廢筆研可駭不知

是前時在大理所虞者否劉長洲初至頗悶悶近傳神君之政遂冠七邑名下固無虛士也長君書筆遂逼乃公弟得之率更為多小和以晋法庶異日對金馬勒燕然足傾倒世人耳初冬尚暄為道自愛

又

前有一書附劉令人去計已達矣兹時已知石丈主器病篤甚為懸憂舍弟自覲歸云見趙吏部稱病者已不起石丈痛甚無以聊日須趣生觧之而吾丈方極意劇

刻千秋之業不暇從此生周還弟自入春小有信解於
眷屬一緣洗盡乃為石丈數起念至寢食俱中廢也
渠所遘若此雖蒙莊叟維摩詰解不得惟吾丈乃解得
蓋情感之極精理所不能勝當暫以粗事勝之可耳弟
山園日佳古文金石名畫日益臨岐一物將不去讀書
五車著述千卷亦覺臨岐一字用不着以故盡從屏謝
且別創小茅舍作頭陀行逕耳同志者王宗伯元馭也
家弟以病乞休而不得遂世緣固未易斷耶賢郎風氣

迺上石丈遂無此世界缺陷信然信然

又

歲晏寂寂而嘉定令自魏來者致吾丈教言滿紙誦之皆肺腑也新詩比舊骨格大成長而情事復隱惻乃知十年前提婆達多是吾丈大善知識也驟見賢郎書且駭且快不敢論右軍抑懷仁比丘復出矣以賢郎筆筆吾丈詩真足雙美梁車十二乘皆在光攝敬服敬服弟僕有百尺竿頭一語輒敢奉獻吾丈不可無内攧隨語

琢磨必令入無間賢郎不可無外拓隨手變化必令徹無體不涉門逕不墮階級乃可卓然名家若圉圉故步大者江淮間句踐小則夜郎王耳弟自正月偶有聞十月守一關一切身外事悉從末殺幾欲舉書籍筆研付之祖龍而至報吾丈書起色隱隱現毫端乃知緣合文類無明夙習未易除也近草得曇陽仙師傳附覽此殆非師意竊恐世口世耳張大苛摘皆不能經故以椎語破之即得罪弗敢恤也邊鎮之說得非尚欲犧牲我乎

弟雖夢中亦不作此境宇宙廣矣隨地可埋骨非吾丈與拱辰不敢遽以告也元馭瑩徹如氷玉況是上真眷屬足可依更一有氣力者持之吾事庶有濟哉雅䝉拜嘉薄酧不足以當玉案聊見情耳沍寒自愛

又

月前有鄉人馬材官使滑附一札及刻佛道經數種致左右計已達矣仰間忽拜手翰及扇頭新詩之䝉讀之若灑丼露而被芳颸也忽不自知煩暑矣念自前歲杪

賣身精廬尚不能忘故人以四絶句報足下又作四絶句為石丈夢蘭之祝托高嘉定上之今讀足下與石丈書了不復相關得非作洪喬浮沉故事耶劉長洲致所梓明七言律選覺虹色繚繞蓋圖窮而匕首見矣何雄麗精切若此此書成於近體可作大指南足下金篦之力非淺第僕乃亦濫竽與三君子方駕恐不得志少年以偏嗜訾足下耳國初諸賢淘汰覺太嚴如高季廸雖格調小降其才情足以掩帶一代或可加益否八句有

歌行數章又落韻有傍出者夫律者律也抑或可少删否伯子書法每一見輒一大奇進足下詩既凌駕開元伯子書復彷彿永和河朔二傖父縱橫若此吴子輩於何處生活僕老不足言恐家弟亦不免衛夫人泣耳騏兒老大落䏰今雖游塲屋焉敢希尾騏驥也所喻欲於諸著作為糠粃之導前者為凌子所强了此宿障極不足汙璽當從容圖之拙詩二章足下試目之知其忘言於工拙也

又

三月中三得書皆肺腑語而最後以豚犬獲廁賢書爲踴躍不寢誠哉通家之契固如此也弟㦖然之况殆盡東泉丈書中而猶有不能釋然者賢器尚爾暫蹶燕楚齊蜀吴諸籙至于鱗明卿肖甫助甫元馭諸公子皆寂寂即不佞胡心獨懽趙大忝何以拂衣將欲從二君子鼎足吟社耶抑有所不足於目耶台垣易曜蒙氣猶然封殖之厚則不止一人矣東南沴厲異常陽侯賈虐敝

邑數武之外目不忍開如何如何足下與東泉仁心為質恐不能忘世慮也劉長洲覬便聊此附謝幷布不腆

統祈照亮

張見父

前聞足下有都下行作選人也已而選人目無聞也將厭其折腰五斗米耶長公飛而食肉立功萬里外足下代操文管於汝南月旦之地何必減驃騎矣僕生平於出處不能無愧跡然自强為山公所嬲耳未嘗一經由

僕意也好山水不能徙家家焉而謬為一島一池以自適罪一好圖籍不惜裝𧝆以致剗產罪二好為文文不能厚匿諱而時有所持衡罪三好客不能以惡草具進而身亦緣而負酒食累罪四此四罪誠有之若謂僕躭聲色娛財償居閒請托如濁世公子則似更有一人也度足下久悉之不宜及所以偶及者亦為此月旦地耳長公命使裹三月糧𥁞暑始抵吳以酒資資我以甘果餌我方寸五嶽驟起不平寧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金

陵諸賢捶擿真可畏然此曹晝伏夜動作壁兒耳一語攝之立消不足言也適有小兒婦父沈商城便附此不一

王光州仲叔

昨諗門下以公除入朝復補舊垣因得閲治河大疏鑿鑿中窾且承須校文之命不任浣慰然未幾而蜀垣之除目下矣内意非所敢知第大丈夫入則為長孺之拾遺出則為淮陽之卧理龍德變化故非常情所可測也

世貞衰遲過時之人強顔一出觸目尤悔加以亡弟太常大變神魄衰沮小有建白即懇疏乞歸而踈潤亡當用事者既迂之而又尼之不使之得遂一去之願進退維谷方在彷徨而使者將手教至尚欲引之於非分之地藉令僕尚有此念藏書萬卷儘堪紬繹比之孟堅僅少子卿叔皮遺撰耳豈必石渠乃繼南史所恨十載蒲團釀成衰朽皮骨於出處兩義俱墮如何玉現集遂與赤城霞色爭標不知伯玉序重公抑公集重伯玉也太

華舊有于鱗記奇古而少發揮王履道詳縟而讓裁剪
公於斯無之矣然峨眉聲價寧下太華既以僻遠不登
秩祀何自復缺公記使岷巴氣短耶幸念之僕過此殘
臘當再圖歸計耳雅貺衹領附有薄報不一

又

僕海濵鄙人也雕蟲自晝晚未聞道獨幸此生當少時
得幸於尊父司寇公已而盡竊其微言讀之已又獲讀
賢從給事君之持論篇什已又從白下與次君職方游

所不滿者不識公與叔子耳今者一日而遘公所著浮戈草讀之如司寇公也儼然若周還滄海之若而覩赤城之霞出沒也不亦快哉叔子計當亦不遠也大篇有響有象有色有格有情有調稍加沈穩即開元大歷諸家不足畏也中州召父之業成璽書旦夕下矣倘肯有意乎吏隱哉鵷鶵鳳皇之勝龍蟠虎踞之雄與次君相披覽僕雖老尚能操七寸不律以從也雅貺不敢辭聊有薄物比於縞帶亮之亮之

馮咸甫先輩

春時得接足下清範而甫受同事者約不能有所縫綣自是闕焉不聞問空谷跫然則使者以德音至矣乃知見訊之素為河伯所窺大篇殷殷金石聲不妨晚合諸梓無非夜光而七言猶自超音象鴻爽才情調暢要當於岑李錢劉間求之别致時義典雅精潔殊堪程式適家弟入覲與王宗伯晤而出相證咀歎無已既稍各露其見以骨太勝味太玄欲小柔雋之不識可否僕老矣坐

夙生障少而負雕蟲之癖受役筆研狂怒𧗾走垂四十年姓名涊人齒頰而不自覺近始愧且悔欲於古先生前一懺洗之今足下乃以同嗜而謬加飾獎至舉昔賢之所灼然而鳴一代者相擬則非所敢任也夫材不難專詣而難兼工評書者謂逸少正隸天然不能如元常草行工夫不能如伯英而以能撮二子之長為勝今足下復以此勝理許我言大又非所敢任也足下材甚富年甚少力甚強將無異日逸少乎僕雖陋何敢作衛夫

人泣抑以僕所見有屠長卿胡元瑞者其人秦楚賦也足下悉甲而臨之於大陸之野為百尺壇進盟盤握牛耳不亦大快事哉而以姚不佞唯有走而匿之洛陽之責臺耳小律一章非足以酧來美足下但憐其破例可也棐几甚適所需但嫌於過麗不稱瓠壺瓦研耳

又

往者得足下詩而快之遂已命筆而適有阻者亡何病瘧且病腹痛而談客偶及令絳灌事氣不能平湯借足

下集發之既已付使者而後讀則甚悔毋論其所標許不能當足下已也足下業已付剞劂則無及矣徐澤夫刻此經意甚佳而書梓二手都不稱第因足下寄惠得徧施僧俗知大士緣起不至作優婆夷觀足下功德固不淺也僕羸弱惙惙意不欲生而徵文者不減爾日催科吏念廷尉京兆傳非可草草塞白且於京兆顥代一大事此中若攢芒刺愧痛不可言以是筆促縮而不忍下然終當為足下一强决之也汪司馬墓道之諾踰年

矣今聞其旦夕且至意甚卒卒過是則小寛耳章子敬近况何如為致聲不一

又

僕自春夏交困邁軸勉强從事筆研都無復生趣然尚能閉門任剝啄蒼苔縱横成理而抵中秋稍稍肉骨會伯玉肖甫相繼來元瑞與汪氏二季佐之浹晝卜夜都不甚疲然自是遂無繇謝客筆研障轉益深嚮者稱責進今殆似阿㚖獄矣念廷尉公僊游則已久而京兆公

方萬福又此題不易措手故稍遲遲今得教乃爾又似
不可緩此月盡或可脫藁使者但以孟冬之五日來可
也錢塘望夕大似蓮花會俱云爲魔波旬所娆要是缺
陷世界足下乃以爲美耶珍味拜嘉附謝兒子歸已六
日附聞不一

又

方末殺世情而故人間入念乃忽得手書及近作殊足
慰契濶扇頭見寄之什尤便清令讀之灑然小倈有興

或能奉和也越游記叙致波瀾當與賢叔父貫游差池所上賢叔父書始知足下大憂桂玉然尚有生氣不至如柳州叙失意落莫牢慅耳吾家阿大不曉治生時復有公私責將來恐亦不免上叔父書兩措大關貧何減馬宜甫也元宵前後僕實不在城應門者亦不以刺相聞足下故當相亮廷韓得無疑其拒客否便見題凡鳥亦自卝之兩日前為海寧寺僧明因作足下書修殿緣募足下室如懸罄豈敢以檀越相期或借重於鄉之善

智識可耳與太原公作姻家故自佳若辰玉則足下之
裴叔則衛叔寳也太原之欽尊公長者不啻口出足下
知之

王泰宇先輩

昨春為病魔所侵幾遂遊岱賴公妙方以起八月至四
月食息無苦神氣亦王念多生纍合文障受役世人靈
腑一寸耗磨不休殘日幾何刺促向盡以故新正於佛
前誓斷之而所授宿逋至今猶在墨瀋中浮沉過夏則

為無事人矣公既起我而又不忘度我所示皆秘密藏僕舊聞約畧無異春時偶蒙警戒欲捐此殘缺之軀專事心境以證來果今得公教如發蒙矣便當一意行之耳淮漕李中丞故賢者今屈公得無有世外之慕乎尊翁比益康勝有大茅君在何慮不百歲大阢渥疊几杖之愧也薄效非敢足酬聊見相與之情使迫口授代面不宣

光先輩

足下黄元甫之友而于鱗先生之郷人也其見存僕固宜僕於雕蟲技殆夙生障耳汩沒者垂四十年所損筆札以千萬計而於道無所發揮此番叅合之化不歸將來何所底止以故居恒瞿然懼焉幸而吾師憫之示以金篦俾出迷途而返之正然且五年矣而塵債不獲却塵念不自洗行則僊僊止則兀兀與接為搆日與心鬬何以探天機而備純白哉不獲已赤身從二童子走郷落携佛道書一束单蔬半菽隳體塞兌以俟師期而已

不然即槁死毋悔也足下之書辭甚奇念甚殷而旨甚

玄妙第飾奬亦甚過僕混沌久潰亡所豪釐將不使萌

見獵心乎哉銀環一竅先師秘之僕既無所知不敢强

對然葱嶺苦縣終始如一中間機用小貳足下固已近

之亦何煩置喙足下所引陳王二先生竊謂白沙識處

高陽明用處高用高矣恐不免為高所累又不知二先

生於來處得透徹否名根得歸盡否何李無論于鱗在

今日恐亦未能舍而從我蓋此君於所好已深而所自

居大是故也足下與玄甫皆困羊腸而足千里者平津江都故非小年人弟不欲以腐鼠相嚇勉旃為道自愛

阮先輩

前者與足下別方困俗冗寢溲不得間以故不克具杯酒通殷勤既足下行後復拜書幣至以其詩集成屬不佞序不佞得稍稍卒業其辭氣跌蕩不覊累數百言而才未盡中間儁語傑思時時足名世而疵累故不能盡洗甚或近體有失嚴者有走韻者既陸生任其筆削當

無復憾第吾聞前輩徐昌穀始與文祝諸君倡和既斐然矣見獻吉而悔盡棄之及詩成自選成帙所謂廸功集者是也廸功亡鄉人不解事刻其别集外集數卷而名小挫矣僕今雖勉為足下序異日不朽之大業成將無悔之乎使還附序稿去幷有别侑希鑒入

陳季廸

昨雨中辱高軒見枉倉卒未竟所欲吐而足下雅言亦似在吻嗉間不能畢退而讀扇頭之贈則見托良深大

書四幀詩氣清而調逸書亦遒勁稱是卧雪齋記古色爛然中間宛複深至恍然歴下復生二祭文絶得昌黎意而左史之筆又勝之足下才非僅閩士才也若以此調趣世恐亦非世眼人也公車之業少自貶損何如諗令日謁太學元旦當暇過此一談薄物非敢云贐以贈縞相例耳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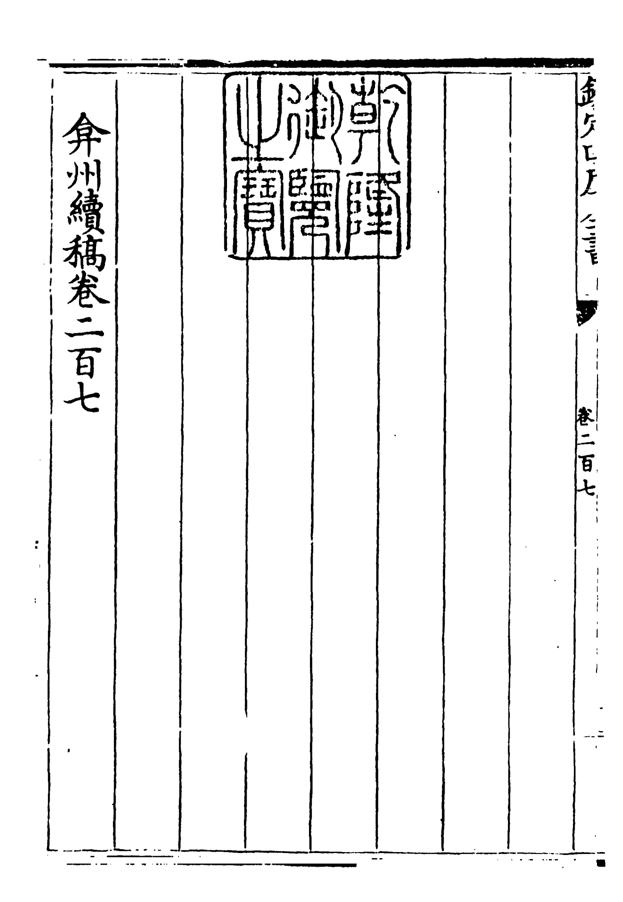
與胡觀察伯安

憶自癸酉之秋别公黄鶴大别之間今復覩癸矣自惟

春容大雅使人如醉醇醪忠信寛慱天下信其為鉅公長者而世鮮推轂不登三事良可慨歎第此浮榮耳來教所云年逾耳順而鬚髪無一莖白此便是實際實響僕雖差少於公而衰態畢露故於仙師前朝夕焚掃冀一懺之而障深業重殊自杳然何能為公役也令子天士國器舉世不能二三明公有餘不盡之留富矣美矣蔑以加矣過庭之際幸為致聲不一

又

公子元瑞至知有美璋之慶僕於時快甚不暇作寒暄語輒呼酒飛大白數十巡坐客亡弗傾倒甚咸謂公厚德宏度故宜有此既元瑞圵上歸過我弇山則聞大慶再矣僕之喜可知也每歎元瑞雄才絶世然亦頗憂其為造物所忌今而後明公可枕暮年萬事當毋問矣孟嘗君崔信明咸以五日生一聲冠唐初一譽隆戰國令孫以是日懸弧天意瞭然公子旋附候不一



弇州續稿卷二百七